



周 纲
——中篇小说文学连载

二十、这颗头，难道才值一千块

涌斯江的洪水并未给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什么损失。令王廷祥瑞瑞不安的，始终是“人祸”。

当着省长杨析综的面，王廷祥承包了八十万。但他心中的目标，是一百万、乃至一百二十万。住房补贴的解决，省计经委的表扬，使全厂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局面。就连那告密谄媚的人，也不甘人后地领了四百二十元补贴，他是两头得利，钱也得了，不由得心中暗暗欢喜。应该说，王廷祥及其伙伴们，是大有作为，迈向生活的最高境界的时候。但是，对于王廷祥和竹根机械厂，“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多矣。打听得王廷祥不在家，有人便找上门来。

客人坐定。卢德荣拿烟，晓蓉倒茶。自王廷祥当了这“倒楣”厂长，一家人几乎从早到晚都不得安生。趁主人拿烟倒茶之际，客人的眼睛不断地往里间瞅。王廷祥的住房是由仓库改建而成的，顺墙三道门，一通到底。客人认定王廷祥确实不在家，这才将黑提包拉开，捧出一件亮晃晃的东西，算是“薄礼”一份，奉呈“厂长夫人”笑纳。

母女俩一看，眼睛瞪得溜圆。诧异的不是这物件，而是突如其来。来客母女俩从不认识，无端地竟送上一只电熨斗，这是为什么？待客人说明来意，卢德荣坚决不受。而母女俩又天生一付好嗓子，平时爽笑起来，象一串银铃。大约是受了王廷祥的传染，连说悄悄话都是“大声武气”地。“你俩娘母小声点嘛！”客人想。本欲示意她，别让隔壁邻居听见，却又觉得不便。于是便教她：“王厂长问起，你就说我已经收了你的钱不就行了。”

真是，天下竟有这样教人的！卢德荣把头扭向一边，客人转身又求晓蓉。晓蓉一听叫了起来：“不！收了爸爸回来要打我！”

管你收不收，反正东西我是送到了。客人见势不妙，放下熨斗，拿起提包，拔腿便走。卢德荣追出门来，对着来人背影，大声嚷道：“我暂时给你保管着，等他回来处理！”

卢德荣捧着电熨斗，象捧着一团烧红的碳丸。丈夫的脾气她最了解，回来还不闹翻天！就这样，母女俩提心吊胆，连做饭都心不在焉，该放酱油的放了醋……

怪！王廷祥归来，偏偏没有冒火，只愣愣地望着

电熨斗，脸上一付悲哀的表情。母女俩小心伺候着，不知他什么时候发作。

仿佛一把钝而锈的锯子，噬割着他的心。王廷祥痛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人把我看成什么了？拿这些东西做诱饵，今后好使唤我吗？我又不是一条狗！镀铬的电熨斗，照着他变形的影子。他觉得，变形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人格。

王廷祥抓起一支圆珠笔，在信纸上垫了复写纸，写了一封短信，叫晓蓉连同电熨斗一起，送到营业部交给杨俊华，公之于众。

难怪人说，王廷祥不近人情。

是的。他是不尽“人情”，而且还“六亲不认。”小姨妹卢德芝来了，她知道姐夫吃饭时喜欢喝两盅，便去打回半斤烧酒。王廷祥就着他最爱吃的白片肉蘸熟油辣椒，心事重重，独饮独酌。不多几口，半斤酒点滴不剩。卢德芝又去打回半斤，王廷祥也不推杯，大口大口地饮来。卢德荣怕丈夫喝醉，示意五妹千万不要再买了。

一斤酒下肚，王廷祥微带醉意，适才苦闷的心情稍有缓解。卢德芝见姐夫今日喝得高兴，一边给王廷祥添饭，一边笑道：“三哥，你就答应我，把我收进你们厂吧，啊！”

王廷祥一听，一下警觉起来，轻轻把筷子一放，怔怔地望着卢德芝。卢德荣知道她要发话了，赶忙借故端起碗进了厨房。这一边卢德芝却还没有“醒板”，继续说道：“扫地、打杂、当炊事员，干什么都行。我一定好好地干，绝不给三哥丢脸。”最后，几乎是哀声求告了：“三哥，你们厂一年几十百把万的利润，难道就多小妹这一口饭么？”

德芝和她姐姐一样，也是个要强的女子，不是万不得已，即便是亲戚，是从不求告人的。卢德芝在牛华镇一家合作商店工作，四个人却要养活六个退休职工，还要外带半个“行管干部”。生意不景气时，每月只领得几元钱，如果因病因事休息，还得倒补二十多元，上缴管理机构。其清苦情况，宛如当年“四害”横行时的农村。王廷祥不是在她家自寻了酒吃，还做过一首打油诗么，岂知那五十七度撩人情思的液体，竟是夫妻俩节衣缩食，一点一滴省下来的哩……

听卢德芝凄然说罢，王廷祥索性放了饭碗。只见他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德芝，不行，厂是大家办的。你三哥虽然是厂长，但竹根机械厂不姓王。你经济困难我知道。今后，三哥每月资助你三十元……”

卢德芝一听，眼泪夺眶而出，捂着脸冲进里屋，伏在晓蓉床上，放声痛哭。

王廷祥再也吃不下饭去。他站起来，悄悄走出大

门，走向江岸。望着滔滔江流，他分不清是涌斯江的涛声还是德芝的啜泣……

晓蓉洗碗，卢德荣走进里间来劝妹妹。卢德荣兄弟姊妹一共六人，德荣行三，所以德芝和德惠都叫王廷祥三哥。卢德荣进得门来，还未开口，德芝便哭着数落姐夫。好个竹根机械厂的厂长，职工的子女他招，其他厂分来的他要，就说做临时工吧，镇上街上的收了多少！为什么亲姨妹反而不要！难道他当了厂长我们就该矮人一头？再看看有些当官的，别说了，连三亲六姑八大爷，哪个不是安排得巴巴适适！当真只有他王廷祥才是硬铮铮的共产党……

德荣无言，只好让妹妹数落个够。而她心中的苦衷，又向谁诉说？两个女儿，晓霞在市皮革厂，活路又重，工资又底，女儿多次向母亲哭诉，希望调到竹根机械厂，卢德荣连提都不敢提，晓霞回来一次哭一次，当妈的不心疼？二女儿晓蓉，安排在百货公司大集体，一月工资十几元，而晓蓉的性格又活象他爹，天生是个乐天派，凡事大大咧咧地，三天生意两天赔。工资发完赔完，还笑咪咪甩手甩手地回家了。竹根机械厂是一家一户合起来的，为什么厂长的子女就该扔在外头？

还不待卢德荣开口妹妹又埋怨她，不帮她在姊夫面前美言几句。俩口子枕头边上，有什么话不好说？你不说也就还罢了，还端起碗借故走开。不看亲姊妹分上也该看在老母亲分上。为了你男人，你可真狠得



不提这些还好，提起这些，卢德荣更是苦不堪言。了解丈夫的，莫过于妻子。卢德荣不象某些女人那样，替丈夫的职务当了半边家。王廷祥是绝对不准“夫人参政”的。所以，卢德荣只不过是竹根机械厂的义务电话记录员，凡有客来只有拿烟倒茶的事。有时来客多了，里外间都挤满了人，她就只好揣一团毛线，独自站到大门外去织。好象旧社会我们地下党开会放风似地。而这一切，五妹又那里知道呢……

妹妹伤心她也伤心，眼泪早已似断线的珍珠，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等五妹说完，这才哽咽道：“德芝，不是你三哥心狠，也不是当姐姐的不疼妹妹。俗话说，天字出头夫为大，这大，是他的事业。他身为厂长，只要他循一分私，底下就敢舞十分弊，他还敢说谁？难道我们希望他栽跟斗吗！德芝，你放心，哪怕三姐的缸里只剩一碗米，姐喝稀的你吃干的……”

卢德荣说不下去了。卢德芝一下扑过来，抱住姐姐，二人头挨着头，脸贴着脸，放声痛哭。哭干了泪，沁出的是血……

王廷祥心里好受吗？不好受也要受。才拒绝了亲人的请求，却还要回转身来，抵挡那些不速之客。（上）（毛明祥插图）

漫谈迪斯科舞会舞

现代群众文艺介绍之一 曾遂今

迪斯科舞与迪斯科音乐目前已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的青年工人与学生中开始流行起来。从发展趋势看，它将风靡全国。它的兴起，是在本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起源于美籍非洲黑人民间流行的爵士舞。迪斯科舞蹈动作独特，风格粗犷，带有一种原始质朴、强劲的美。它表现出人类在征服自然，奋力进取中的自信心，也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高效率、快节奏。但它曾在流传的舞会舞中，遭到欧美古典学派的非议。因为它与流行的各种交际舞蹈风格完全背道而驰。如慢速稳健的“布鲁斯”（慢四步），它举步庄重，保留着古典的宫庭色彩；英国的华尔兹，是一种典雅而浪漫的慢三步。而迪斯科舞，在基本动作的制约下，人们可以尽情地即兴发挥。在音乐的热烈气氛中，舞者会把强烈、欢快的内心冲动自发地转入动作。迪斯科舞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传统规则，舞蹈中更富于生活、生产、劳动的情趣。正因为这样的特点，西方

上层舞会一直反对迪斯科。

然而迪斯科舞有无限的生机，目前它已是世界各地非常流行的群众性舞蹈。它会把人们及时地从疲劳、烦恼中解脱出来。在集体气氛的带动下，舞者富于个性化的创造，与舞伴问答式的动作配合，情绪显得热烈欢乐。它使参加舞蹈的人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人生的价值，并看到光明的前途。舞蹈沟通了人们的情感交流，趋散了情感内向、不苟言笑的迷雾，它使你忘却疲劳与烦恼，也使你的精力重新积蓄。

由于迪斯科舞蹈双脚轮流踏重拍，深感有入地三分的份量，腕关节棱角式的左右扭动的同时，双肩上下摆动，同时，加上头、脖、手、腰的即兴动作，使浑身筋骨得到很好的伸展，加速血液的循环，由此迪斯科舞蹈对青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益的。目前在海外，中小学生在课外活动都提倡跳迪斯科舞。（上）

战前教练面授机宜 乒坛健儿厉兵秣马

由我市乒乓球运动员离开乐山去参加在涪陵地区举行的四川省业余体校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运

“年画”是我国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和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因其在新年时才张贴而得名。相传，“年画”的前身是古时对称地贴在门上的“门神”，早在战国年代就有了，到了唐代又有另一种说法：唐太宗有一次病了，常听到鬼叫而睡卧不宁，大将秦琼和尉迟敬德闻讯便全身披挂，手持兵

动员们正在秣马厉兵，整装待发。图为乒乓球教练杨俊安正在向运动员们面授机宜，传教发球的“秘密”武器。（陈代明摄影报道）

年画

文伯宣

一些传统画外，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方面的不少。题材主要有五谷丰登、春牛图、胖娃娃、山村风光、花鸟和尊敬公婆、夫妻和睦等。这些作品，大多构思奇巧，画面清新，印制精美，若与朱红对联一起贴在门上或单独贴在居室墙上，便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得更加喜气洋洋，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